

夏商小说系列

夏商

裸露的亡灵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夏商小说系列

夏商

裸露的亡灵

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裸露的亡灵 / 夏商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夏商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675 - 8454 - 9

I. ①裸…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5527 号

· 裸露的亡灵

著 者 夏 商
策划编辑 王 熠
责任编辑 朱妙津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 + 夏周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32 开
印 张 7.8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8454 - 9 / I · 1979
定 价 4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序

出版文集至少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归纳较为满意的作品，一个是带有定稿本性质，再一个就是作家的虚荣心。

在严肃文学式微的时代，写作作为一种多余的才华，连同被虚掷的光阴，是无中生有的幻象。有时候，我甚至不认为写小说是一种才华，至多是无用的才华。虚荣心是支撑作家信念最重要的一根拐杖，而这种虚荣心，其实也是自我蒙蔽，写作只是著书者的自欺欺人，它是件私密事，和所有人无关，小说首先是小说家的，其次才是读者的，小说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最终皆会烟消云散，小说家虚荣的逻辑在于，假装写作是有意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学写作，转眼三十年，用坊间谐谑的话讲，小鲜肉变成了油腻男。过完半生太快了，再过三十年，说不定就过完了一生。写作这件事，是我延续最久的行为，即便有创作停滞的阶段，对文学还是初恋般凝望，怕与之隔膜太久，断了音讯。

即便如此，写出满意的小说更多时候是一厢情愿，无论满不满意，文字终究慢慢攒起，发表、出版、修订乃至推倒重写，宛如跟自己的长跑，一直掉队，一直掉队，最后败给自己。

小说出版后的命运和作者基本无关，仿佛风筝飘远，作者

手里没有线鞭——书籍永远在寻找读者，而作家只有一张书桌。

2009年，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文集“夏商自选集”，四卷本，作为不惑之年的礼物。

这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是第二套文集，在此之前，在该社先后出版过讲谈集《回到废话现场》和修订版《东岸纪事》，彼此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尤其是王焰社长对拙著《东岸纪事》不遗余力的推荐，让这部小说获得了更多知音，始终铭记在心。

之所以用“夏商小说系列”，依然没有用“夏商文集”，理由很简单，希望在更老一些，完全写不动时再冠以这个更具仪式感的名称。

“夏商小说系列”包含长篇小说四种五卷，中篇小说集及短篇小说集各两卷，共八种九卷。比2009年版容量大一些，年纪也增了近十岁，大致是送给知天命之年的礼物了。

借此机会，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写作之余也喜涂鸦，用毛笔字题签了封面书名。装帧是请留学海外读设计的夏周做的，是我喜欢的极简风格。

再次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这套书的策划编辑王焰社长，感谢责任编辑朱妙津女士。编辑隐身于幕后，作者闪耀于前台，美德总是低调的，而虚荣心总是趾高气昂。

夏商

2018年1月18日于苏州河畔寓中

目录

- 阳光挂在樟树叶上。草地上的美人 001
- 月下，许多身影向安波聚拢 007
- 黑色八音盒、梧桐大街和撕开的录像带 013
- 耳朵里的旁观者 017
- 教练为自己开脱 021
- 市长的到来惊动了医院 027
- 摇晃的房间。摄像机的主题 033
- 现在，少华挂上了电话 037
- 发黄的照片与回忆 043
- 私家大宅的不速之客 049

声音制造者的爱恋 055

多次的诞生和小径分岔的花园 063

两个女孩和电视收视率 069

时间在每一分钟上开花或者枯死 075

黑暗中的窥视 081

心碎的人走在梧桐大街上 087

爱情与后嗣 093

美艳的死神和野地里的秘密 099

一只硬壳虫被弹出了窗外 107

匡小慈的预感 115

净水一样的绿萝卜让他打了个寒噤

125

颗粒无收的农夫

133

冰凉细蛇般的冷意

139

少华你弄痛了我的腰

145

只有彻底的遗忘才能获得新生

151

蜡烛的泪滴

157

一个窈窕的身影在放大的门隙中出现

165

伊人影楼附近的车祸

173

欲说还休的小说

181

使一个人消失的方法

189

市长无法说服自己的女儿 199

她是星空和尚的女儿 205

窗玻璃上爬满了硬壳虫 211

没有人会去回忆，它只是不约而至 219

墓碑前抖落的隐情 227

容先生与担架工杨叉 233

彩虹主宰着所有的人生 239

阳光挂在樟树
叶上。草地上
的美人

从此处一直往前走，大约四分钟，街道的尽头以一堵墙的形状将你拒绝。城堡式的庭院错落在幽暗的黄昏里。退出街道，是一条更宽更长的街道。更宽更长的街道外，是一条还要宽还要长的街道，它们像彼此放大或缩小的水泥带子存在于稀疏的脚步声中，有人摔了一跤。

昏睡的道路阒无声迹，呻吟的跌倒者扶住墙壁，摔跤擦破了手掌上的一块皮，她感觉到自己出血了，把手放在嘴边，舌头含一下伤处，将脏兮兮的细泥吐掉，拐进了曲折的街道。

这是一家医院，漆黑的夜里，她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躺在草地上，手上的伤处已不再出血。她长着精致的五官，肮脏使她的美貌大打折扣。晨起锻炼的病人走过来，围在草地上的美人旁边。过了一会儿，医护人员也来了，和病人们一样，他们并不认识草地上的美人。她发梢上有水珠和草叶，穿着白色的宽大裙子，倒下的姿势如同仰泳。这时阳光已挂在一片樟树叶上，少华在五楼走廊上出现了，凭栏相望，他看见了草地上的这一幕，下了楼。

少华经过回廊时，侧身朝地孟吐出醒后的第一口痰，他

看见草地上的人群漏出了一条缝隙，一老一少两名担架工朝自己站着的方向走来。

“真倒霉，一大清早就要搬死人。”年轻的担架工道。

“人死难道还要分时辰？”年长的担架工用训斥的口吻道。

少华没听见这些对话，用目光迎接着正在靠近的担架。

“凭什么让我来搬死人，凭什么我干这差事？”年轻的担架工道。

“这差事多好，让人知道该怎么好好去活。”年长的担架工道。

“恶心，”年轻的担架工道，“除了恶心什么也没有。”

“人就是一件衣裳，用完了扔掉。”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人活着就是用来证明时间，世上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时间的存在。你看这姑娘不过活了二十多岁，可就能证明世上曾有过这二十多年。”

“那样的话，只要有一个跟她年龄相同的人活过就行了，何必要有那么多人存在？”

“时间是个贪婪的加法，需要很多很多陪葬品。”

“你这样说，人岂不是很可怜？”

“所以活着的时候更要好好过。”

两个担架工从少华身边走了过去，少华看清了担架上头发凌乱的美人。她已经死了，少华跟在担架工后面，门廊敞

开着，后院栽满了枝秆纤细的向日葵，黄色的花瓣烘托着圆形花盘，像一个个大头少年夹道而立。笔直的小径终点，是一座孤单的灰色小楼，担架工正往那里去。少华心里很不舒服，一大早遇上这种事的确是有点晦气，少华嗅到了向日葵散发出来的淡淡苦味，心想该回病房去了。抬腕看了看表，吃早餐的时间刚过。他返身踏上台阶，回到楼上的病房。

早餐一如既往，单调、乏味却可以维持营养的均衡。少华三下两下就把两只馒头、一碗菜粥外加一块煎蛋吃完了。他拿起了晨报，外部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规范或规范外的事件。他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不过他还是知道美国刚换了总统，知道中东格局发生了巨变，知道金三角的大毒枭已被击毙，知道好莱坞层出不穷的桃色新闻，想到自己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就咽下了最后一块蛋皮，似笑非笑地动了动嘴角。

晨报头版，比较显眼的消息是一种叫“我爱你”的病毒大肆侵入电脑，使全球金融信息业损失惨重。少华把报纸翻到社会综合版，一则寻人启事使他一愣：“安波，女，26岁。身高1.67米，波浪型卷发，脸廓瘦长，大眼睛，右眉间有一痣，爱穿宽大衣裙，知其下落者，请拨打电话6974526，联系人楼夷。面酬。”

启事旁还附有肖像——一张五官秀丽的女人面孔。

少华之所以惊奇，是因为报纸上的肖像并非别人，而像是方才担架上的那个美人。少华是个漠不关心的人，他的注

意力对外界很麻木。可这一次有点不同，人终究是要有一点好奇心的，少华忽然觉得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件事，他的这个决定可说是人之常情，也可说对世事的冷漠并不彻底，于是在这一瞬间，人潜在的猎奇本能被唤醒了。

少华站起来，走到窗边。落地的长帷幔遮住了一部分摇晃的阳光，少华的眼睛眯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那座著名的电视塔。少华望了一会儿，或者，只是站了一会儿。早餐令肚子胀鼓鼓的，他需要消化一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像是在用来下定决心，他好久没能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一次哪怕是小小的冲动了，这确实是一次例外，他转过身迈出了病房。

少华下了楼，从敞开的门廊进入后院，夹道而立的向日葵延伸出一条两米宽的小径，少华知道那个美人就在那栋孤独的灰色小楼里。他脚步迟疑了一下，接下来便不再犹豫，走进了楼中。沙子般的灯光弥漫在充满腐败气味的房子里，少华的胸膛不适应地阻塞起来，目光也同时很不适应。室内虽然有灯，仍显得昏暗。他辨认了一下，几具遗体被随意搁置着，他禁不住回抽了一口冷气，在他脚下，正是那个香消玉殒的美人。少华蹲了下来，仰卧在担架上的美人是那么年轻，她凌乱的波浪型卷发盖住了瘦长的脸廓，使少华看不真切，而要证实她是否晨报启事上所寻的那个女人，只须轻轻撩开她头发，看看右眉间是否有那颗痣。少华的手慢慢抬起来，指尖伸向美人的额头，把她的头发从面门分离开来，他

看见了那颗隐在右眉间的痣。他想就是她了，尝试着又去撩了一下美人的发梢，手掌上有一种奇怪的飘逝感。少华忽然害怕起来，觉得手里的接触一丝分量也没有，面前只是一个画在纸上的人，顿时魂飞魄散，跳起来朝外跑，他像被一阵风刮出了小屋，恐怖使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夸张地聚在一起，许多人听到了少华的大声尖叫，然后看见他抱着头冲出了门廊，他确实被吓坏了。

月下，许多身
影向安波聚拢

走在黑夜里的安波步伐踉跄，愤怒与哀怨这两挂铁镣使她双足几乎承担不起行走时的重量。她捂住胸口大口喘息，身心虚弱到了极点。从邝亚滴家奔出来，她觉得自己的人生特别虚无，似乎已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在一盏街灯下，她被一阵晕眩击中，慢慢靠着水泥柱瘫下来，眼泪把她目光里的世界变成了模糊背景，她开始掩面抽泣。

泪水很不均匀地在她脸庞滑动，这种伤心的液体篡改着人的面貌，使她的美丽在掌心中迅速破碎，口红和眼影不可收拾地漫漶一片。哭泣使她变成了面目全非的丑八怪，可一向注重容颜的她顾不上这些了。

跌跌撞撞行走在街道上的安波拐了个弯，她终于接近了医院，开始行走在另一条街道上，她摔了一跤，阗无人迹的四周只有几盏浅睡的街灯在淡淡微笑。安波的手掌蹭破了一块皮，她把手放在嘴边，用舌头去舔渗出的血，她吐掉一些细泥，把伤处含进嘴里。

安波走进了藏匿于城北老街中的医院，这座医院本是私有的，原来的主人自然非富即贵。把私家豪宅变成公有制的医院是瓦解剥削阶级的一项伟大举措，它至少有两个好处：